

耕 耘 文 藝 叢 刊

犯

著 琴 葛



耕 耘 文 叢

犯

葛 琴 著

耕 耘 出 版 社

• 1947 •

犯

琴 萬：者 著

新 黃·人行發

社版出耘耕：所行發

路龍華海上

店書營聯：處售經

口漢都成慶重

• 版一第月二年七四九一 •

目錄

磨坊.....七

枇杷.....二九

藥.....七三

犯.....九五

後記.....一四一

原
书
空
白
页

磨

坊

原书空白页

磨坊

天剛亮。黃鬍子敲着他的牀板在喊：

「喂，起來，起來，天亮還不曉得嗎？」

小林兒打茅棚角裏的鋪上坐起來，嘟着嘴，擦擦眼。眼皮很不聽話地撐不起來。

四周黑悠悠，只從茅棚的頂上漏進幾線水般的亮光。看去彷彿在那裏動，彷彿要滴到他眼睛里來。真是的，人家一個夢還沒有做好哩！小林兒搥一下腿，人就很快的離了牀。

「哼，你們就好睏，『起來！』『起來！』『別人該死的！』」

嚮踏著重重的脚步走去開茅棚的門，一手按在門門上，望着門側面那兩個

老老住的房，很不服氣地把眼睛一眨，喉嚨頭長了毛樣的想噲，可忍着沒噲出來，他想聽聽房裏的黃鬍子，有沒有跟師姆娘在說他什麼。

飛蚊大胆地撲到他眼睛鼻子上，嗡嗡嗡嗡，嗡嗡嗡嗡，敲什麼銅鑼似的，嚷得他一點也聽不見別的聲響。只覺得有種東西直從腳下往上爬，爬到快近小肚子那裏，兩條腿就軟得彷彿站在棉花舖的地上，他咬一咬牙，心裏又忿忿的罵了起來：

「生什麼病嗎？你們夜裏闔，等歇日裏又要闔。人家呢，人家呢，有什麼打了三更還不許闔的！牛嗎？怎麼自己的牛倒曉得很早就叫牠歇夜呢？」

小林兒氣得心裏冒火，那個老南瓜樣的頭，吃重地向前垂着，彷彿要把那條細頸壓斷似的，一下「蓬」地撞在茅棚門上，肩膀骨跟着高聳起來，活像一匹長角的小黃牛，一股蠻勁地想等着什麼來闔一場。不過他很知道，他來到這個地方就從沒有闔贏過什麼人。

兩分鐘後，板門終於在小林兒的手裏拉開了，而且輕輕地，不讓那門叫，也不讓它撞倒側面的蘆屏牆，生怕裏面的老頭兒，會從那蘆屏的細眼裏，轉着落水鬼樣的眼睛偷看他。

門外「土骨」、（註）墩背後的大楊樹，正吃飽了夏夜的露水，這時彷彿看見小林兒在望它，即忙擺頭擺腦地跟他打起招呼來。小林兒焦黃着臉，露出一個缺了的門牙，只向它疏遠地伸伸腰，就走到石磨邊去了。

放着石磨泥牆角裏，天天都堆着一堆磨釉用的石英什麼，在永遠是那麼灰暗的光線中，閃着一種慘白的光芒。小林兒一見這東西，頭就重起來。他不曉得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這樣多的討厭東西，老要送到黃鬍子的釉坊裏來，這堆還沒有敲完，門外「土骨」墩旁邊，倒又堆着更大的一堆了。黃鬍子挺愛這東西，他說是糧草呵，越多越好！

「土骨」：是一種磨釉的原料。土褐色，形狀像一根根的骨頭。產在太湖邊。

噍！小林兒瞅着那堆比身子還高的石堆，心裏壓得緊緊的，把舌尖從缺門牙的地方用力一抵，墊起脚跟，頸子伸得怪長，活像一隻用前脚爬上桌去的偷食狗，他抖着臂膀，默不作聲地搬下頂上面那大塊的石英來。

還沒有給太陽晒着的風，帶着青草上的露水氣息，從他背後石磨那面的土窗裏吹進來，窗上一些掛下了尾巴的塵垢都像活起來了，在那裏偷偷地動着。小林兒可看不見，沁着油汗的背壁，也沒覺得涼，螞蟥在爬動似的發着癢。

「Giò——Giò。」

茅棚那平靜的空氣，猛地給黃鬍子的喊聲，有力地震了兩跳，他轉着一對深褐色的眼睛，先朝小林兒這面望了望，一壁把小辮兒往頭上盤去，一壁踏着大步朝牛欄走，身子一挺一挺的，生怕別人要搶他的牛去放草，即忙又「Giò」地喊了兩聲。

其實小林兒真看也不高興看他。醜死啦，做老板的自己去放牛，有什麼老板自己去放牛的呢？他擎起手裏鐵鎚，對着前面地上的石英，狠氣地一敲下去，立時激起紛紛的碎片，狂怒地爆跳起來。也有些更小的粒子爆到他鼻子上，他不理，大着兩個眼睛，只管狄達狄達的往下敲，像要敲死什麼似的，心裏打定主意不要看黃鬍子，也不看黃鬍子的兩條癰畜牲。

黃鬍子的脚步先從裏面走出來，嘴裏「Gio—Gio」的喊着。小林兒的臉朝里一側。

唔，今天黃牛走前頭。小林兒的鐵鎚向上一擎，他很快地聽出黃牛的喘聲，已經從自己身邊過去了。「癰牛！出去吃草就高興！」小林兒罵牠不該走得那麼快，該讓黃鬍子在門口多等等。

可是不一會，大肚子的老水牛也亮亮從裏面跟了出來，走過小林兒的身邊，牠那粗大的身子，投下一大塊暗影在小林兒面前，小林兒失望地呼呼鼻

涕，手軟得有點抓不住鎗柄，他覺得本來在自己手裏的一件寶貴玩意給別人兇兇地奪去了。

他發了呆樣的坐在地上把個淌着油汗的背壁，往後面那株沒有削皮的杉木柱上一靠。推出下排的牙齒咬着上嘴唇，在那里一下一下地刨着。他忘記了落下地去的鐵鎚，也忘記了伏在他兩腿中間向他閃發白光的石英塊。跟着黃鬍子裏遠去的「Gio——Gio」的喊聲，自己的人，就好像伏在高高的牛背上牛一顫一顫地，在曠野的微風中慢慢地走着，走着！微風吹着人的眼睛，睜也不想睜開來。

「小林兒你看——笑你這個虎跳就不會！」

「爲什麼不會，不過不高興。要未來打江山！」

「打江山？你扮皇帝嗎？」

「自然我扮皇帝呀——拖得我下山，江山就歸他！」

天上流着不相干的雲，一羣牛也給孩子們不相涉地撒開在一旁啃牠們的草。孩子們擁着小林兒，小林兒擺着一個可怕的大頭往山丘頂上跑。

「哇呀呀呀，哇——呀呀呀呀呀！」

他一路大聲喊着長自己的威，彷彿自己真做了皇帝了，一跑到山丘頂上，腰一叉，望着向他衝上來的小兵小將，又得意的喊着：

「來吧！一個對一個，拖得我下山，這裏的江山就歸他！」

小林兒正想得滿頭滾出了汗，不防杉柱後面，忽然伸出一隻乾癟癟的手，好像一把老虎鉗，一下摘住了他的耳朵，彷彿要連着耳根也拔起來。

「呆你的死！手裏的鏈子呢？」

小林兒吃痛地歪着嘴，不能朝那乾癟的師姆娘臉上望，心裏可總想要咬她幾口，這腳帶臉的老女人，壞死啦，嘴一尖一尖的頂會出主意，不是嗎，夜夜噉哩呱啦的，三更還不許人闌，鴉片鬼！

「當心，我曉得你那裏的骨頭有點鬆了！」

師姆娘咬緊牙齒，推着小林兒的頭，往杉柱上「蓬」一撞，才鬆出了一大口氣似的拐着兩隻小腳走開了。

小林兒偷眼望望她的背影，無可奈何地在心裏恨恨的說：

「哼！只配黃鬍子打你！」

天上接連有幾小時沒漏下一絲風，太陽噴出火般的熱氣向茅棚裏逼進來。茅棚壓得低低的挺出一付很愁苦的脸——彷彿在耽心它自己要燒起來。

門外左手面的河坎上，同時有兩個人在攪着釉缸，釉水滾了似的直從缸裏翻起來，不時發出一種空通空通的聲響——像有一羣頑皮的孩子，一個一個的跳下河去弄水。小林兒摸摸自己的臉，好像全給別人忘記了樣的，獨自坐在一架着地放着的大石磨旁邊。

牛已經很早就上了磨。牛屁股下面的繩索，吊在石磨的木架上。石磨另一

面的索子，穿在牛鼻子裏。磨索着牛，牛拉着磨，把磨眼裏爬下去的什麼「土骨」石英嚼得粉細，黃膿樣的從石磨四面滴下來。磨不停息的轉着，牛也不停脚的，從小林兒面前一趟一趟地轉着跑過去。

牛壳毫壳地打着一樣快慢的拍節，在小林兒聽來，似乎比自己敲石英的時還吃力得多。可是他不能不聽，心裏好像有個活活的東西在焦爛，看他那兩隻手，一無放處似的，有時隨它軟軟的掛在下面，有時很氣樣的握握拳頭，有時又單把一個大姆指放在嘴裏給牙齒咬着，但一下又很快的拔了出來，拿到眼睛前看看，還是沒有一個安放的地方。

他看見黃鬍子跑出跑進很神氣，兩隻手一甩一甩的好像很不在乎。他搖一搖肩膀，趁牛磨添水的時候，趕忙扔開手裏的木瓢，就學着黃鬍子的樣——走路時前胸一挺一挺的，可是剛挺了兩步，手還沒有怎樣甩開，磨上的牛又走過來了，他只得吐一口氣，讓開路，仍舊回到側面的小凳上。

他睜起兩個大大的眼睛，尋什麼東西樣的，這裏一望，那裏一望，望不見一個什麼。只覺得一伸起手來，彷彿就可摸到茅棚頂上的蘆梗。這一條條的蘆梗，給煙灰熏得黑焦焦的，跟覆在它們中間的茅草已分不大清楚。小林兒不想伸手去摸它們，他一望見這棚頂的鬼臉，頭就脹得重重地連氣也有點透不轉。好像從前的茅棚子並沒有這麼低呀！他眯眯眼，剜着一大塊鼻屎，很氣似的力量往空裏一彈，就再不去望它了。

「西瓜呀！白子白瓢呵！」

外面靠河邊的大路上，賣西瓜的忽然直着喉嚨在那裏喊。小林兒全身不安地一跳，斜着眼睛望望側面的窗，好像一百隻手在推他立起來。他不，他咬着手背一定不讓自己走到窗口去。他曉得總在河坎上跑來跑去的黃鬍子，一定會看見他。

他忽然掉轉臉去，一下記起了什麼似的，儘揪着背後的泥牆，把個老南瓜